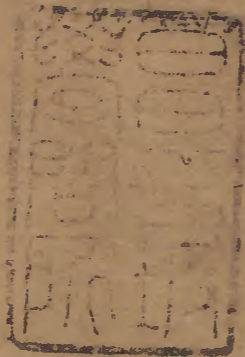


嘉興府志

三十一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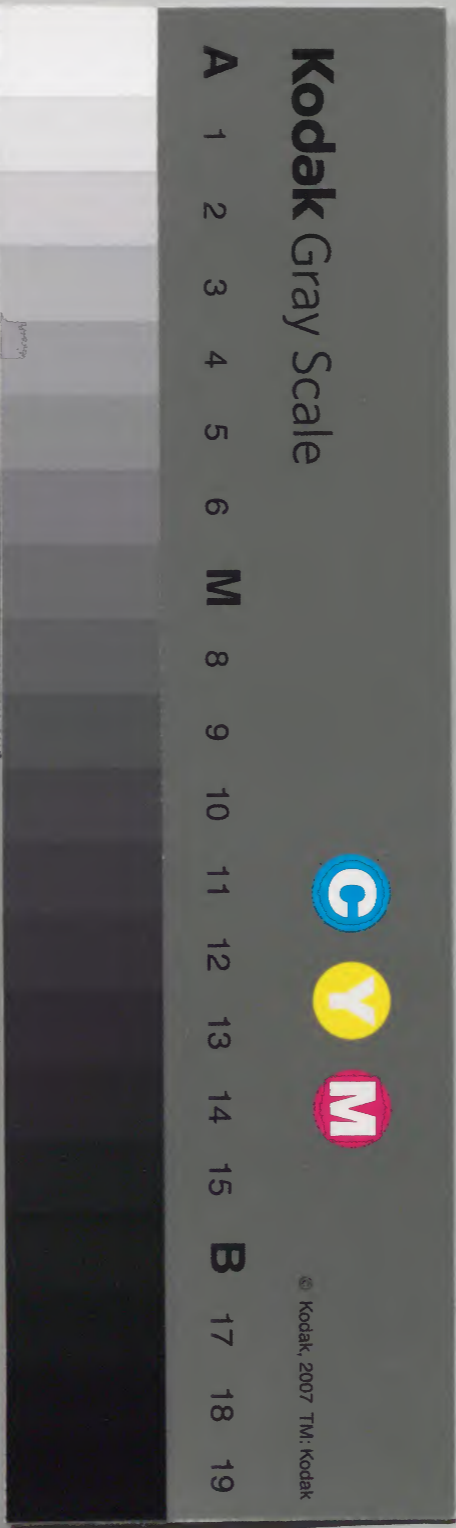
十六止



			九	漢
		一	〇	書
		一	七	門
		三	九	
一	一	三	九	類
六	三	函	號	
冊	架			

庫	文	閣	內
元	九		漢
二	〇		書
一	七		
二	六		類
架	冊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079
冊數	16 (16)
函號	292 67



嘉興志第三十一卷

淺草庫

賜進士中憲大夫知嘉興府事安成劉應鈞重脩

賜進士奉政大夫南刑部郎中郡人沈堯中編纂

賜進士朝列大夫南國子祭酒郡人馮夢禎參攷

嘉興縣學生員高斗光校正

巢世元

崇德縣

宋 初夏遊張園

戴式之

乳島池塘水淺深
熟梅天氣半晴陰
東園載酒西

嘉興府志



嘉興府志 卷之三十一
園醉摘盡枇杷一樹金

秋日行舟詞

陳與義

扁舟三日秋塘路
平度荷花去病夫
因病得來遊
更值滿川微雨洗新秋
去年長恨挈舟晚
空見殘荷滿
今年何以報君恩
一路繁花相送到青墩

青墩僧舍詞

陳與義

山人本合居巖嶺
聊問支郎分半境
殘年藜杖與
綸巾八尺庭中時
弄影呼兒汲水添
茶鼎甘勝
吳山下井一甌清
露一爐雲偏覺
平生今日永

福塔院詞

陳與義

矯矯千年鶴
茫茫萬里風
闌干三面看秋空
背揀浮屠千尺冷
烟中林塢村村暗
溪流處處通
此間何似玉霄峰
遙望蓬萊依約曉雲東

芙蓉洲

陳與義

白髮飄蓬一病翁
暮年身世藥瓢中
芙蓉牆外垂
垂發九月凭闌未怯風

崇德道中望福嚴寺

楊萬里

一徑青松露三門
白冰烟段橫林外
脊塔漏隙中

天地曠迎先覓村移眺更好客程坐行役不得泊
蕃船

櫛桂堂詩

范成大

君不見衣冠盛事今猶昔前說燕山後崇德聯翩
五組帶天香世上簞金賤如礫他年詩禮到雲來
日日高堂稱壽杯桂長孫枝椿不老却比實家應
更好

元 皂林舟中

薩天錫

春溪野鬣肥可射幽樹深陰叫山鷓速人三月酒

船過柳絮飛時杏花謝行倚水竹上雲林往往人
家或僧舍小官便欲賦歸來何處買山錢可借

石門懷友夜坐

道人挂劍丹陽去欲入茅山恐未曾飛去難尋雲
外鶴歸來獨禮斗前燈夢回洗鉢分秋水酒渴敲
壺碎夜冰獨有江東未歸客西風詩骨瘦稜嶒

石門

黃庚

羸馬東山路駸駸抵石門落花春雨夜流水暮烟
村久客悲中役清愁攪夢魂勞生多感慨餘恨付



乾坤

題濮元帥別業

釋新仲銘

海國元戎髮未班歸來拄笏看青山
田園暮景烟塵外臺榭春風錦繡間
桐影連溪鷗臥穩桂香吹月鶴飛還
碧尊絲繪黃花酒時向尊前一解顏

題寂照院葡萄

鮮于樞

阿師已把書為畫俗客那知色是空
却憶西湖酒醒處一棚涼影臥秋風

明 歲寒三友圖

鮑恂

友道日凋謝伐木久無詩詎謂草木間
友道反不虧娟娟白玉英落落蒼龍枝
復有青琅玕歲晏以為期相看冰雪中
節槩不暫移豈不念轆轤守真理所宜
物性尚如爾人情良可悲勗哉三友交
吾當視為規

爰史吟

貝瓊

神人夜割蓬萊股蒼然尚作青獅舞
爰基得道此飛騰烟火千家自成塢
前年盜起官軍臨存者如星纔四五
我來欲置讀書牀出入未愁穿猛虎山

寒月黑無人聲交道長松作風雨珮環何日歸公
主泉下銅棺閱千古石仆麒麟罷官守林宿鷓鴣
聞鬼語苦耽勝槩惜殘年共說當時悲老父錦繡
池臺已零落田翁八十鋤新土傷哉土俗尊巫覡
伏臘荒祠沸簫鼓祠旁鑿井深不枯雲氣隨龍有
時吐試上崔嵬望沃州直將培塿齊天姥春前野
柳渾欲放雪盡黃精亦堪煮興來起挾李長庚重
載琵琶雙玉女

貞母阡

胡奎

石門山前箭如雨朝別良人暮為鬼石門山下百
尺泉一日身死名千年至今石門山下路烈婦人
稱禹家墓墓前斜日一僧歸即是當年十歲兒

洗馬池

程本立

房星下照天池水水光一碧淨如洗驂騑何來塵
滿身解去金羈濯清泚不識誰人樂少年春風柳
下曾揚鞭驂騑忽爾化龍去空餘池水淒寒烟我
聞渥洼在西極此水得名徒追憶却憐駿骨世間
稀竚立池邊三嘆息

多山隱居夏日

貝瓊

病客從來懶出村
兩山一月雨昏昏
野花作雪都辭樹
溪水如雲忽到門
無復元戎喧鼓吹
試從田父牧雞豚
來青處士時相過
猶是平原舊子孫

春遊多山

貝瓊

野曠天無際
山青雨乍晴
路從鰲背上
人踏鳳毛行
謾謾松風細
輝輝竹月明
浩歌遊未已
新曲和流鶯

慧雲寺龍眼池

鮑恂

寶地多奇跡
幻池鑿龍眼
秋水涵遠空
寒波應靈響
陰雲翳或結
夜月晴更朗
對此長湛然
心目以蕭爽

語溪舟次逢友入楚

沈明臣

以我浮吳日
逢君作楚游
平分江上雨
添滿客中愁
郢樹春如薺
湘雲夜欲流
早須回遠棹
莫待鴈聲愁

歸田有感

呂炯

吾本語溪人
稍聞農家務
染麻翁如林
春深足蠶

布江田雖薄收料理免饑餓稚子候我還野老復
相顧謂余干五斗誤此去鄉故南山空自青誰與
對朝暮及今巾車歸嘯咏不相負

蔡烈婦哀詞

徐九臯

猗儒門之英媛兮性貞亮而淋郵滌關睢之徽則
兮宜燕婉之是述何天命之不純兮值蘧篳之無
賴然順命而靡悔兮庶相成于儆戒視衿禕而祇
飭兮遵禮憲以自防采杜若而為佩兮搴蘅蒨以
為芳維狂童之佚蕩兮曾不束心而寤之結鄭甫

之儕兮紛委珮而汚之抵白璧於糞壤兮涅紈素
以為緇嘅沉濁而淫酗兮余一不知其所為蕭蔥
固不同畝兮麟豈牛而同皂嗟若人之不淑兮焉
能忍而與此偕老人生固有一死兮死或重于泰
山孰非節而可祇兮孰非義而可安潔婦捐生于
秋胡兮趙阿恥郁而自殞烈婦徇義以明節兮羗
異世而齊軫惟周室之信誓兮又繁華之未央豈
不遽傷夫離別兮畏行路之匪臧屈原湛身而尸
諫兮心至今猶未忘繫烈婦之耿介兮砥貞節于

永世重曰桂摧兮蘭焚壁毀兮珠沉心憑噫兮紆
 軫天夢兮匪謔鵠何為兮可黔鳥何為兮可浴謂
 雉鳴兮求牡羗竊脂兮焉穀雲曠曠兮晝晦又虺
 虺兮以雷媿不可兮載得君今去兮安歸蹇翱翔
 兮以逝從女匿兮九疑折瑤華兮延紵思夫君兮
 莫知儵騰駕兮高驤與天孫兮扶天章筭六珈兮
 佩雙璜嗟若人兮日星與光

宋 新建文廟碑記

沈括

韓退之為處州孔子廟碑曰自天子而下得通祀

而徧天下者惟社稷與孔子然其祀事皆無如孔
 子之盛所謂生人已來未有如孔子者此其效與
 余嘗以謂退之失言祀事之盛衰其得失在後世
 孔子何與焉使孔子無一脉肩之享於墟墻之間
 何損其為聖人以舜禹之巍巍不待有天下至孔
 子乃待祀事然後尊與其智足以知聖人孟子獨
 稱宰我子貢有若如子路親事孔子而師之然猶
 有所不說知孔子為難則譽孔子固宜難也治天
 下國家其上至於無以加下至於匹夫敗婦得有

其四體髮膚者捨孔子之道不可此天下所共知者聖人之迹也至其卓然有所立雖顏子欲從之而有不能者故先王擇天下宿艾舒大之材以為公卿鄉老使率其屬以興四方之後異禮樂法度秋陽江漢以曝濯之猶懼其不能進苟為不至于此而僅循其末跡則道幾乎熄矣吳越多山而湖澤漸其下其枝者涯渚之間不辨牛馬崇德居山澤之介孔道四出戰國之時闔閭勾踐常大戰於檣李禦兒之間裂其地而守之至今墟壠網絡稻

蟹之利轉徙數州元豐八年括蒼吳君伯舉為是邑也始為築宮廟以祀孔子聚學者擇經師而教之以義理行能不苟使之為文章誦習務中有司之程而以培高為堂燕有二室繚以環廬豐約稱事四方聞令賢皆來學惟恐在後崇德為遠邑縣令為小官興材賦工動觸吏禁非薦誠自信強有才者不能任也此其成就之難又未若持之之難也債犀象決鴻鵠之器非深山大谷則無以養其材執規矩而求之者不視其材視其所養則耽耽

之室執規矩所視也養之以先王之所得以興者而不徒循其末迹則其為役也不為苟美矣

遊爻山記

貝瓊

吾邑土地四平無山其東南三十里有小山曰爻山由道士爻基得名康成春清明日鄉友陳君仲謀約予同遊是日天雨遂不果行今年春三月丁酉天氣澄穆予與仲謀幸無一事擾乃相與具酒殺率陳熊陳魯二生洎予子翱同往由桐溪南折而東渡至爻山之趾居人四五家皆棘樊荆扉雞

犬相應彷彿桃源中而里之巨族卜氏有塚在山半塚後得支徑上下松栢萬株環合無路俛首松下偃僂而行雲氣相盪不啻魚泳波濤中山回路盡有山嶄然壁立者即爻道士尸解處其巔有小石突怒土中類逆筍者有盤互類大走長根者方飲酒大醉踞石而坐松風吹人醉而復醒又行至東山曰史山者視爻山稍卑上建神祠禱者前後相屬乎亦倦而休焉祠傍有古井而泉瑩可鑑或云學仙者嘗洗藥於此或云僧鑿石以濟三伏之

渴者人或汲以飲焉山之勝殆盡於此矣日暮下山山下有湖青亭黛蓄與天一色錦帆往來可盡從者艤舟以待翺與二生皆登舟仲謀從予後行而歸樂而述其事以為記

蛇錢戒

貝翺

禦兒之石門有人莫歸觀一物蛇然而黑偃于道左以為遺錢也俯拾之則蛇嚙其手不勝痛歸至家而死吁人皆知蛇而非錢也不幸而誤拾故罹其毒而不知錢之為蛇也其毒尤甚小則殞身大

則赤族然而知蛇而非錢猶知避之者知錢之為蛇而復爭趨之何哉

蔡侯去思碑

郭子直

隆慶壬申年閏二月九日閩南蔡侯奉除書來莅茲邑首進鄉士大夫及父老子弟于庭而詢之曰天下之治繫民民擊令令之設以安民也民有疾苦願悉以告政在令當力修之政在監司當請得之務底于績爾其母諱亦母蔽僉曰崇當南北孔道治地四距不三十里而賓使漕餉冠蓋舳艫日

相啣也且輸征徭役猶如蝟毛民亟于鄉費困于市者久矣侯曰有是哉不忍之色淫淫薄眉宇陶心研慮思有以拯之因策民之所以不安者弊在里胥廼令里胥曰若各以富者貧者雜疏之不實且治若里胥輒疏已侯手牘按之某誠某偽某富某貧不啻家囑戶歷弗爽秋毫諸胥伏地震懾稱神明焉又筴曰市廛之民便供應而不給其直則病賈畎畝之民便供賦而不恤其私則病農非政也邑有四箱間以洒掃供帳之役役之即計出

受直不使其費一錢而里甲歲辦輿蓋盤匿之屬徃徃必責其精美侯則五年之中不輕易一器雖輻脫統救自若也以故鄉民得免裹糧走伺縣門于是賈始安於市而民始甦于鄉矣民有言邑南有堰曰包角直捍海波阻盜盜元兵入寇堰決而洶艘縱恣莫禦二百餘年不能復時諸已命出沒其間寔東南之隱翫也侯即決筴上請得報可將從事鍾菴有勢室陰沮之且欲危侯侯毅然任之不為動堰成由是洶艘不能直達而海波不能內

警矣適當路徽侯捕巨逆侯以間謀授諸謀諸謀皆故逆狎友也逆果信謀伏發就擒邑之民方懼不寧忽聞元惡授首咸呼曰自今可安釜鬲矣然竟不知侯何以能此也崇俗尚訐喜以小怨持死律巧詆或搗虔搆殃立破人產株連累逮至賄十百侯明決果斷置囚堂下片言竟案巧不能入殃不能侵百年遺風一旦剷革環境之民首香盆揭謠于竿扶老挈幼擁伏縣門侯呼老者毋拜幼者毋懼歡如家人民歸復戒曰汝持老行徐徐毋

丞倘未即汝去尚冀見汝老也聞有泣下者侯之愛民類如此侯視學舍宇頽敝急新之復於明倫堂左構閣曰尊經選弟子員日誦習其下出俸給食暇則正席陳經娓娓談說時于其文而殿寂之以故兩鄉試一策試舉六人成進士一人而丙子復得解頭一人此百年所無侯以緒餘指授文學蔚興比屋弦誦謂侯今之文翁非耶侯性介潔冰玉凜然飯蔬而食席藁而臥入其官舍無異窶人居也且襟宇坦蕩絕不為操切鈎拔之術凡目之

嘉興府志 卷之三十一
所接雖久不忘心之所注雖劇必副日東帶坐堂
上羣載爰書而前成案山積侯一展即洞其隱竅
奸胥猾吏膽落魂奪鯁鯁焉不敢以半牘支閣國
賦十餘萬無慢令無苛征得用一緩二之法民自
樂于輸司出納者少贏銖毫即随手刑矣故民不
知役而賦不後期縣庭之內寂如山林也嗟乎自
秦疆畫天下而有郡縣秦吏大抵酷也漢良吏為
盛班固氏傳循酷吏道備矣今讀其書大都樹威
聲發奸伏赤赤如夏日麗天即稱良也至若愛民

如子貧者陰受其福富者無齷齪之苦風學敦禮
植本培化使民有恥且格者漢吏亦無幾焉侯在
邑五年無論其廉以遠利明以讞獄公以平賦嚴
以御下儉以制費惠以柔民善政之炳炳烺烺在
人耳目即其單車就道之日有如姑減吏民追送
乳君魚者而侯謝絕之又奚啻昔賢四知也因
別樹亭以四知名之志感也使天下之令皆若侯
則天下之郡縣皆若崇矣漢之良吏豈足多哉乃
丙子之冬擢南地曹郎崇士民怏怏稱曰侯之眷

崇甚于民眷侯今為天子主計臣則東南民因藉以稍蘇一邑又何敢以私侯也侯行矣大夫聚于邑咸思之聞北未使車必造問侯無恙士聚于宮咸思之曰毋舍業以嬉而孤吾父之教也民聚于鄉咸思之曰不有蔡父吾何以生也去未幾何即相與謀片石以圖不朽鄉士大夫姚別駕汝吉范博士杖胡博士應棋呂太僕煥趙僉憲囑鄉進士胡岳太學生沈和封弟子員沈校耆凌頴數十輩家君都運公委言于子直時子直吏大梁未有

以報也頃來司馬署中督之益亟顧侯之德故非鴻筆不足以闡揚懿鑠子直何敢文然授簡之後少者任之因述士民之言以紀侯政併為他日傳循良者告也侯名貴易字爾通戊辰進士為福建之同安人肖兼其別號云

關王廟記

姚汝舟

王翼昭烈起微細抗羣兇幾存漢緒義甚高志甚銳然竟為吳所沮殉義以終百世而下吳中人追慕王義構祠棲神歲時伏臘水旱疾疫有求輒禱

一鎮綏此邦人應亦如響而說者曰吳本憎蜀俸
天下發難借交持首鼠心直蹈瑕候間為操所為
王素憤操羞權奮欲擁蜀剪魏以次舉吳雖未遂
事然王心未嘗一日忘于吳也吳卒詐王連魏背
蜀議王之後代撓其謀意王讐吳人甚于讐魏奈
何歆吳祀姬汝舟曰否否不然吳故漢南服其人
故漢人黨魏掩荆權制其命蒙任其事邦人何能
為籍使王竟疾下吳江東之地可全而有漢人見
存王其殲之無亦綏之夫舉大功者不讐匹夫矧

吳人以義祀王王義綏吳人當亦如吳人之慕義
者說者又謂舉事不蹈後禍要之識微餌敵不嫌
卑辭要之成事王自策能北取操東取權宜併絕
權即不能然則專力圖操隱忍待權由竈上騷除
不知出此樊之後悉師而北七軍為俘禁德為虜
華夏震動漢鼎幾出當此之時吳人驚駭上下生
心兵事尚奇所宜餌吳收之于魏以為後圖乃更
罵使激吳一操尚存復開一操師毀身斃漢業更
殆夫定傾者先與人策勲者棄怨悁并魚者高詐

力事勢固然意王且有遺憾姚汝舟曰即如議者
斯亦懷詐飾智權蒙傳耳豈古烈士意較然以身
殉信義不欺其志者且王嘗困下邳陷陳寄迹何
意虎口猶之對操披瀝出其素誓同死之言矚然
不滓皎然與日月争光曾不飾遜避給辭以倖全
權其雅所弗與顧陽與相聞陰蓄相噬移貳其生
平夫夷吾不貪小利而信要盟貫高不侵然諾而
死立義偉人竒節固將天下後世彰信明義乃更
屈伸高下乎晉以還王慷慨勲名世既多王之烈

置古弗論著著世俗所未悉者示吾邦人堅其扶
義遂訊言之曰嗟乎異哉漢道下衰九土分裂此
邦孫氏據有為墟傳歷數世專制百年曾不廟食
而邦所祀乃昔孫氏之所深憎然是者深知王也
義不義雖更百世人心向背章明迺爾權與蒙挾
詐欺一時卒不能得之後之人雖幸圖荊曷益乎

贈邑侯陳定菴榮遷序

黃洪憲

今皇帝在宥綜核吏治嘉興寓內登於泰道滌繁
文祛冗費厨傳遺財足已又興提繇下均畝之令

有司竭蹶奔命冀海內蒸富庶焉而閭閻疾苦齊
民無蔽蓋三吳為天下財數歲薦饑民食糠覈茹
草木家苦逋負窶戶弗克餬口奉頭鼠竄者什二
三羣不逞望屋而食甚則探九穴阨屢犯干擷之
禁識者以為隱憂而吾嘉猶有天幸賴明府仁恕
七邑大夫皆才且賢殫心經理弥縫其闕而匡救
其災故公無逋滯私猶未至踈糴蓋亦難矣愚嘗
謂為令非難令嘉難令嘉非難令今日之嘉難國
家方行久任如七大夫者即循漢故事晉秩賜金

異日超拜魏撫未足酬其勞勩而崇邑陳虞頃以
遷去並得貳守姑蘇主爵者寧有意乎嘗觀漢元
鳳間吏治頗尚嚴礮杜張減嚴之流立致要津而
次公獨用寬和為名所在治辦然徘徊河南潁川
間歷數歲不徙乃得力行教化振贍貧窮致戶口
歲增蒸黎鄉化然後天子嘉其治行徵拜御史大
夫擢為丞相蓋重有意於斯民也侯初令下雋再
令海陽政聲籍甚窳後令崇皆能破觚斲雕一切
務從長厚鎮躁以靜養威以寬不為鷹擊毛摯而

政平訟理士民靡有慝志 上廉公豈弟長者又
念吳民重困故遲公佐吳令一意司牧撫摩噢休
俾黎民乂安閭閻樂業如故當且一歲九遷立至
大府儻亦有次公之意乎不寧惟是公薨轄在太
倉太倉濱海其民負海煮多歲命作姦稚埋攻剽
抱鼓數起國家設憲臣備兵佐以府貳勢足安枕
誠恐歲飢民貧流冗者衆易贅聚為姦有如萬分
一杖棘矜呼庚癸奸闌出入以逆執事之顏行其
倘安在矧民無宿春野無青草何恃而無恐公老

後不思者豈宜盡委於崇哉夫亦治崇者當求其
源矣希周垂老避世世有毀譽不概於心時一由
今邈昔則德厚而感深俗龐而治達去久而永思
未有盛于陳公者公名相字君輔登正德丁丑進
士起家縣令令崇時亦變淳為龐公來龐無能如
之何蓋公爽朗之資剛明之操不事鈞鉅人奸餽
自不能遁編里甲徭庸程其高下截然不忒定經
制節泛冗無錙銖遺漏凡措之一時者可俾永永
傳式至於今賴之而瞽御肅然無敢從間置一喙

正德末貂璫憑陵縉紳率屈體下之嘉靖初尚沿
舊習太監鎮守奉壘書許便宜行事郡縣束手無
措有畢珍者鎮浙朝于京師而來經桐鄉索重賄
桐令不豫待受其荼毒捶楚次當至崇公獨毅然
曰賄我所無也楚毒我所不甘也選材幹百餘人
自掖威服臨之且命之曰我有令若皆噉應如雷
即有挫掖之行義不受辱也侯珍至迓之津口長
揖即命趣常禮上衆皆雷噉鱗次以列珍度不能
窘以非禮乃厚禮接之唐侍御按浙廉知之薦公

成長慮如治崇者足辦治吳第審時觀變撫民治
旅廣方略耳目建威銷萌使三吳安堵禦兒之民
蒙河潤東南幸甚不佞誠知過計虛設不然以修
公然毋寧使人謂我為杞憂而謂我為處堂燕乎
六大夫卑陬失容良久曰我屬公賀侯而公寔規
侯是古人贈言義也第書之

陳侯去思碑記

呂希周

門人呂希周曰少嘗讀甘棠之詩曰蔽芾甘棠勿
剪勿伐召伯所茇初以為思德者爰及其樹亦藪

矣比長閱世見仕路樹德者人思之樹惡者人嫉之如持左券然迨從天官冢宰後分任統均務察人之思且嫉者以準人材之進退於是知召伯芟於甘棠詩人志以勿剪伐者信然也暨遯於荒塹不能徧閱而耳目所習則撫后虐讐理所必致未有循形而能却影者也是故今崇猶昔崇也 明興以來治崇者無慮數十人間有達有不達有思有不思崇之習雖昔醇而今龐然民雖醇政亦有不達者即龐政亦有達者又有雖達于在官而去

有曰不畏強禦而旁邑含羞公徵賦匪亟匪徐用一緩二然徵期一定無逋賦亦無羨餘以故長賦者咸德公無剝膚亦無割產先大夫嘗長賦親覲公冰玉昭朗三年不敢一介行當入覲諸長賦者共議以公不可干以私而德久不報相與翼舟尾數百里無間可投至許墅日已暮推一善覘者以囊茶犒舟師公逆料其中有他藏見其蹠而前即叱之曰某爾欲何為哉亟去毋貸我也否則為我擒衆皆嚮指遁避此其涖縣寧有苞苴可干者非

嘉興府志 卷之三十一
耶暇日課文學弟子員循循善誘者歲餘希周始
束髮釋禫從諸生較稅公堂遂蒙首拔誤以鉛錯
為龍泉指所獻藝文曰此光芒射斗凡欲撥悶令
左右展卷一讀之必撫掌為快維時督學使黃公
臨郡選各邑諸生游庠序公止以希周及朱甫二
生應郡試郡守徐公強公增額如六邑數備選取
公謬許曰此子五經笥他非其偶竟不增一額其
執法不阿類如此政成徵拜為監察御史是寧民
龐而政有不達者耶寧能已于思者耶

蔡侯建尊經閣

姜寶

乙亥秋以赴友人悟齋吳中丞之約過崇德崇德
尹蔡君貴易率其三學博石君鍾何君如貫洪君
霽見余於郵亭以所建尊經閣請為記予惟尊經
者在尊以其心而讀亦以其心讀而以其心也又
在求得乎古入之心也非徒截此經于閣虛有尊
之之名束經而不讀與讀而漫然一無得于心之
謂也莊周所稱斲輪之說予嘗疑之其說以為今
所讀者古人之糟粕也古之人其不可傳者與其

人俱往矣夫以亘古今而不可磨者惟心之神明
為然身可與人俱往心則千古猶存尔而古之人
每嘗以其心寄之于六經文義之發明故夫六經
之文古人之精蘊在焉非是曷以為傳心之典然
則心果不可傳其人即往心亦果與俱往歟今之
讀經者但吟諷其佔畢剽竊其辭章甚則節略經
文自為帖括以是為業舉子之捷徑足以中有司
之求而坐致通顯也徃徃借輪扁之說以自文不
知莊生大旨欲外糟粕而別求神明妙解今世經

生則併糟粕與神明妙解兩外之而多不求爾君
之建茲閣也亦將與其師生者求古人之心于六
經文義中而知所以尊經矣乎予聞崇德之先官
于斯則有黃勉齋幹教于斯則有輔慶源廣生于
斯由斯而學且仕也則又有趙右相汝愚其人焉
勉齋慶源二公皆考亭高第弟子皆嘗讀濂洛諸
書而求以默契于心右相則學務有用嘗思得汗
青幅紙以不負此生矣是非真能讀經亦真能尊
經者歟君為邑令長于斯也其志與才當不愧勉

齋行履而學博三君者則皆有慶源之責任于身者也試舉予言以告諸生諸生中安知不有趙右相其人者以興起於將來也歟若仍蹈經生通弊徒為舉業子之捷徑不知所以用其心不知所以求古人之心而徒吟諷剽竊以節略經文為帖括也則無用尊經為亦無用建此閣為君為予言建此閣之後鳩諸生談經立會其中登臨瞻眺人人鼓舞若有以發抒其性靈者諸生于經予不患其不讀第患其讀而或蹈時弊為捷徑以取世資而君與洪君又予視學八閩時所取士也故為之說不以頌而以規焉若建閣之工費出自君及學博君之捐俸與諸生者之義助而未嘗取諸公帑材撤天神祠樓道流之所改而為又為黜邪以崇正皆不可不記

築城記

呂希周

呂子曰崇南百里為浙江省北百里為嘉興府崇介於其間擬之前代尤為衝要嘉靖壬子倭夷犯我海徼深入內地蹂躪無忌當道以崇翊省控府

非城不可廼中丞王公下議城時崇城舊址悉為
 民居洶洶稱不便郡守唐巖劉公親蒞邑觀形勢
 集士民而諭之曰築城衛民民居盡毀城成熟居
 之自是恢廓城制凡里中要會之處環城而囊括
 焉北多幽曠廼城于舊址址遂定爰命邑大夫蔡
 侯董其役城未及完乙卯正月初六日倭寇覘知
 突如其來大罹慘酷蔡侯以罪去公臨城為之潛
 然虔飾新度乃屬事于二守張瀛峰公浹月而樓
 櫓雉堞完且備矣丙辰歲立齋崔侯自長垣調崇

首務防禦凡城工創始樓雉有未齊一火器有未
 鑄造者夙莫從事夏四月海寇擁眾從金山越乍
 浦經海鹽入園花抵長安欲循故來寇崇犯浙省
 取道犯留都時總督司馬胡公設險制勝隨地為
 備在嘉業已屬公築敵臺二座于南門三里橋以
 防寇犯南路賊望見不敢近昏回長安走趨硤石
 以圍桐鄉而崇城獨安堵如故崇民遡城伊始慶
 城保終乃籲天而祝曰遐哉劉公之澤也今而後
 福弗替矣

復堰碑記

陳善

役有妨於民者其利一其害一即舊迹所有吾羅
 議可也苟便於民其害一其利百即曠緒已邈若
 舊所無自可創建可也矧害不及毛髮而利垂百
 世上不糜公帑下不竭民財修復故壞以弭隱憂
 是役可已乎君子持議如握璧興役如救焚逆發
 力舉不能旦夕謂害一利百者耳議定而後後而
 紀成即一堰之細可述已崇德縣與海昌接境海
 昌地斥鹵故多盜盜剽掠四出患首及崇宋時以

邑城之南有支河可達海上遂築堰塞河以遏盜
 衝堰名包角今縣志可考也及元兵入寇決堰直
 薄城下崇燬於兵而堰決不復者迄今垂三百年
 嘉靖乙卯島夷內訌突至浙西咸被其禍而崇邑
 尤酷總督軍門大司馬新安胡公相視地形於故
 堰建敵臺二以相守望屹然金湯則是堰不特為
 崇邑外護誠一阨塞也邇年海上雖幸無事而飢
 饉薦臻盜盜競起崇迫離鄉士民患苦之癸酉秋
 浚河通漕築堤障水堤當堰址士民望見喜曰此



嘉興府志 卷之三十一
天相我也益務增築用圖規復屬隣邑人有稱運道不便者陰阻成議然運道向自章婆堰橋出西安丘高橋至官塘初不由此特假此以伸其私耳於是闔邑士民謀自捐貲別濬新河亦可通漕仍伐石建聚秀橋以便水陸經行者議已定乃請於督撫謝公暨守巡諸公咸報曰以一堰而可以弭全邑寇患亦何愛而不為其如議事下有司隣邑人百計撼之郡大夫李公邑大夫蔡侯皆精練政理有幹局堅守成議不為動既而守巡諸公以事

過崇邑親歷其地環視久之嘆曰是固當塞彼紛紛之說何為者自今後宜速舉敢異議者坐之已乃檄有司更高廣何家橋雖巨艘亦可直達無礙崇民感悅上德力畚築不踰時迄工始事于萬曆二年十月竣於三年正月堰高一丈四尺廣七丈長四十丈有奇新河廣六丈長一百二十丈橋高一丈六尺長七丈二尺廣一丈四尺凡廢金錢二百有奇內惟何家橋費出公家餘皆崇民自為之後成鄉大夫運長郭君封御史趙君太僕丞呂君

葦來徵予言記其事予惟包角一堰耳據得形便能為輕重若是即建堡立障可知已顧其議久不決非三四鉅公獨斷於上李公蔡侯協贊于下崇民奚享千百年之利哉夫堰以障水衆說之侵公議猶水之侵堰也能持石畫以敵羣喙即千仞可立就詩所謂衆心成城是已奚獨一堰哉乃斯堰非上德弗成予故樂為記之

劉侯德政序

茅坤

粵南劉公之令崇德多幹局又繩繩然喜為剔姦爬幽搔痾杼痛以專惠施於民一切米鹽郵梁徭賦獄訟興革細大成以殫畫而按行之矣及既擢為興化府丞且行而又悲所故畫次第其間有得專境以內而施行者有不得專境以內必請之郡二千石以上若藩若臬若御史若中丞公他州邑利害相錯而後施行者於是口疏其事而告邑之吏民曰某某予所得專境以內者已及施行而吏民相與喜其害之革而利之席也及然矣然吾獨懼夫他代者之至或為奸法者所麗而不得引

嘉興府志第三十二卷
宗法字以報... 異日之繼子文西令... 公實西貴... 宗法字以報... 異日之繼子文西令... 公實西貴...

嘉興府志第三十二卷

賜進士中憲大夫知嘉興府事安成劉應鈞重修
賜進士奉政大夫南刑部郎中郡人沈堯中編纂
賜進士朝列大夫南國子祭酒郡人馮夢禎參攷

秀水縣學生員嚴可卿馮登瀛校正

藝文

桐鄉縣

皇明

九日遊鳳鳴寺

徐霖 邵守

吳越東南一倚樓
海天空濶不勝愁
黃花古徑家山夢
紅葉幽庭野寺秋
有室維摩資佛諦
多情烏帽憲人頭
佳辰莫負茱萸約
澤國西風亦勝遊

和前韻

姚綬

獨上西風百尺樓
碧山紅樹散窮愁
頰臨流水如無地
平眺郊原却有秋
竹在白雲深寺裡
書來黃鶴斷磯頭
投箸自是歸與早
贏得人間汗漫遊

過九里松

潘蕃

扁舟發車溪相將
九里許不見舊時亭
青松繞道址遙遠
皂林塘遙連青鎮寺
行行難久留吊古吟
未已欲盡遊覽情
殘陽下山尾

張氏園

常龍

乞歸泉石鬢將蒼
獨樂園開綠野堂
萬卉千花凋謝後
風流還剩舊時香

受山仙蛻

陳良猷 邑博

金鼎三年大藥成
等閒騎鶴上蓬瀛
惟餘舊日棲真地
一壑松陰月自明

過桐鄉

程敏政

東風吹日半晴陰不覺舡窓水氣侵三里人家春
淡淡一江烟樹晚沉沉

題張貞節

王家屏 大學士

霜月淒清寶瑟寒宵燈滴淚和熊丸髮因愁冗千
絲白心與天盟一寸丹甲第崢嶸光閩闕綸褒燦
爛映門闌而今節孝成雙美百代人從北斗看

又

陳與陞 大學士

蕭史何年別蕙幃鴛鴦誰復繡羅衣丹心不改共
姜誓白髮徒操孟母機松色歲寒憐獨秀鳳毛春

暖羨高飛夜來寶婺祥輝絢知有恩褒降紫微

又詩餘

沈一貫 大學士

女貞樹鬱哉何葱青嚴霜墮空白日冥寒枝半抱
秋風生雲黯黯石齟齬雲夜愁

生為墓上

木死為墓下土鬼車勿啼猛虎怒原上新條吾有
主化為青虬帝閭去入帝閭絙繁絃一曲湘妃魂
隨風落人間聞者唏噓再三歎鬱哉女貞樹何如
桃李顏

桐鄉縣儒學記

呂希周

桐鄉縣儒學祀弟子員無專業所即業亦罔群罔
摩機運弗昌以故士多困阨讀書明理道自淑而
止耳策名樹勲為憲當世身繫社稷重輕當世大
夫士望而哀焉者實鮮茲固士之所遭夫亦作人
者寡鼓舞之機焉耳余總角時嘗偕桐人士集業
督學府上下其議竒而偉者不下十數人及於今
徃徃不中第以老今制不由第終不得殫其道於
世豈桐人士不可殫道於世歟將機運尼之也此
余第經桐鄉謁夫子之廟而展禮焉廼蒿黎交文

豕羊儻儻堂歆而頽舍餼而摧餼庖之屬傾側離
披維廟貌僅存亦缺榮委級矣始喟然而嘆曰嗟
乎何至是哉蓋機塞者運厄弗昌者弗興其勢然
也問其由曰縣官讜勞曰恒費又曰讜之者以為
利三說膠膠而學弗繕弗完矣夫學以養士士以
翼世世以士平士以學成是故古之人譽髦斯士
必學焉先群而居之觀而摩之而又區而規之而
程之從而殿最之失惟殿最行而志專志專而業
精業精而道凝道凝而奮庸其斯為體用之學學

且弗為之所士奚焉賴夫士弗士世弗世矣自創
學以來未之能改也於戲悲夫縣官非自士奚以
士人非命世又奚裨於世桐之學無惑乎繕完弗
時也雖然機譬則射也彀而審固省括而後釋罔
不中於度運猶水也平坎則盈盈則流浩浩然下
也其誰能坎之桐人士持滿而既溢矣中度哉出
坎哉於是有潘溪侯令桐鄉侯至縣首禮學閔然
曰學宜爾爾也士宜爾爾也咎在縣官我實倡之
於是學博士錢子陳子偕弟子員相顧而喜勃勃

有生色廼相率而進曰是學也圯也故矣興在茲
哉侯曰諾夫讜勞者已勞之惟費者已費之譽以
為利者已利之夫苟皆已也其誰能與我能皆不
自己其誰以為已且聞之鄉校毀僑魔裘誚孔民
之不可慮始也道謀之不潰於成也廼毅然藏材
庀功易新撤腐財靡帑捐役匪農妨凡閱月而迄
工自廊而堂而舍而簾庖祀而恩壘而丹而垣而
隅罔不秩秩迨閣以尊經舊所未備亦鼎鼎然立
矣於是桐學弟子員咸樂有所又相顧而勵曰侯

嘉興府志 卷之三十一 五
興學矣士自今不患奮庸而患道弗凝業弗精志
弗專其有不興於學者非夫也矧名以為士侯聞
曰士殆知趨已也拔其俊良相群而靡焉異區而
規焉日程其能月行殿最焉士果彬彬然起矣學
博士乃諭諸弟子負曰桐學故殘而今與桐之士
故墜而今起今桐固故桐也而恢恢異觀匪侯疇
有今日耶迺僉謀代石樹碑以志弗諼托不朽於
呂子曰古稱樹德務滋侯滋於桐哉詩曰視民不
忮君子是則是倣學博士弟子員咸則倣矣夫則

倣斯貽貽斯永滋斯碩碩斯彰永所以攷政彰所
以考士弗永政麗弗彰士耻爾侯弗麗爾士弗耻
斯永斯彰桐之學耿耿有不光今侯在桐糜檠斧
氷仁惠而德凝滋於桐者不啻若學所志嘉乃康
蹟大書者未艾余知足以徵永矣德彰維彰不耻
入耻士也覆之哉於是學博士弟子員輯言於貞
石以昭來者侯朱氏名尚質河間人

新語序

錢福

漢班固論列劉向父子所校書為藝文志又即歆

所奏七略中序六藝為九種首之以儒家者流稱其出於師徒之官游心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宗師仲尼以重其言雖未必盡然要亦有近似者矣書凡五十三家而陸賈新語十二篇實存焉予讀其書信固之知言又嘆司馬遷之雄於文也遷傳賈拜大中大夫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湯武逆取而順守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忘秦任

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鄉使秦以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帝有慙色謂賈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凡著十二篇今其書不下數千言而其要旨不越遷數言於是乎知遷之雄於文序事覈而明可指也然遷尚豪俠喜縱橫而稱其為辨士固稍知重儒術既列其書於儒又贊其身名俱榮為優於鄴婁建通輩賈亦有以自致之哉故知人不可以無所見有所見必不能掩矣先儒議其逆取順守

之說及秦雖行仁義不可及者秦漢辨士豈足及此要亦為高帝既定天下而言耳其書亦不復見此論豈遷以已見文飾其說而致然歟若其兩使南粵調和平勅以平諸呂自為大有功於漢其識見議論非惟推埋屠狗之輩所不及而一時射利賣友採芝綿叢之徒亦豈可企哉其書所論亦正且多崇儉尚靜等語似亦有啓文景蕭曹之治者但無段落條理如先儒所論賈誼之失自是當時急於論事動人主聰不暇精擇渾融觀遷謂其每

奏一篇帝輒稱善其稱新語又出於他人可見其隨時論奏非若後世之著述次第成一家言也其所分篇目則固所稱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奏之者必非其所自定然其言既與遷之傳合而篇次至於今不訛且雄偉粗壯漢中葉以來所不及其為真本無疑秦漢之書傳至於今無訛妄如此者良亦鮮哉方今承平既久文章熾興有識者或病其過於細而弱也故往往搜秦漢之佚書而梓之然辨鑿未精以偽為真則害道壞教亦有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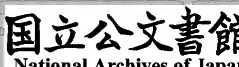
予竊病焉適通桐鄉訪宗合族而得其令莆陽李君梓是書見脉予素聞李君學博意誠履襟守謙而敏於政事今觀是益可見其見之明而擇之精也樂書諸其首君名廷梧字仲陽以己未進士來已二年此又仕優而學之一端云

儒學新建文昌祠碑記

茅坤

古者學宮祠先聖先師而已已而特祠孔子為先師後稍稍增入顏曾思孟以下及漢唐宋諸名儒或置或廢大略並誦習先師孔子之道者然未聞

有文昌祠也按象緯家有文昌六星躔次斗魁前為天府而梓潼神則稱張姓起西蜀或謂姚萇之入蜀也神嘗持鐵如意耀靈其間土之人像而祠之隋唐來遍天下矣於是額之曰為文昌祠豈即文昌之降神而憑之為靈者耶間按海內外祠獨孔子與佛老等或謂孔子之教衰而浮屠道士輩始得以禍福箝天下之王公卿大夫士與州里之衆庶而奔走之然按稗官野史所載共驚炫神之教以忠孝為本則又未嘗與孔子異也世所祠而



崇奉之者儒生尤盛以神能以文昌為靈而萬曆
 已卯高公梅之令桐邑也既大修孔子之宮以共
 諸生俎豆而弦歌之矣邑諭李公九標又以文昌
 祠雖國家祀典所不載而其靈則能助孔氏之教
 以為功於學宮者於是出橐中俸若干金而像而
 祀之於其宮之側其僚李君倫來請予文碑之於
 石予特序次其事綴之以樂歌三章令習而吹之
 以間笙簫云其辭曰

神之來兮鬱文昌擊鼓其堂玄旂孔章璀璨翱翔
 神之至兮翩翩者裳庭燎為光雲壘象犧挹以酒
 漿神之陟兮上帝旁景燦於皇諸士肅將慶澤無
 彊

重修儒學記

李樂

皇上踐祚三載首臨太學釋奠先師環雍而觀者
 蓋幾千人焉於時內江高侯梅司職行人廬陵李
 君九標典績廷尉咸以京秩親覲耿光臣樂備負
 禮科獲襄厥事事竣相與仰嘆
 皇上崇儒重道厚彞倫獎茂才以風天下者至矣

嘉興府志 卷之二十三
異日有官師之守何以奉行德意哉居無何高侯
轉擢桐邑令李君尋補其邑學博侯以儒術飭吏
治推本典勸式操如心不務時好大司樂
皇上育才厚倫之意三載政成會學宮儀門圮文
廟敞檣星兩廡俱毀先聖先賢諸木主狹小弗稱
名宦鄉賢祠左右失序侯乃捐資鳩工圮者奠敬
者葺毀者新弗稱者弘其制失序者正其位宮墻
既闢師道益尊殿宇崇嚴對越有赫入廟者敬心
生升堂者怠心息

皇上崇儒重道之美大被群邑是役也李君九標
協經厥始松陵李君倫贊厥中金君階觀厥成焉
樂自臨雍之會越而載而飭戎閩南又而載而分
政江右雖職列承宣弼教愧未能盡行德意也值
侍養家居而工適成李君偕學博諸君以余疇昔
是志也乞余託歲月余惟聖王廣建學校所以明
人倫而毓人才其機在長民者振作之耳邑自宣
德庚戌生侯用和開治建學天順庚辰張侯泰修
之成化辛卯孟侯俊新其大成殿嘉靖戊戌朱侯

尚質修之萬曆丁丑蔡侯時鼎新其明倫堂越四載辛巳高侯乃大修之夫學校之興替人才之盛衰係焉

國朝自徐鮑貝程在未建學時薦辟稱賢厥後學建而舉於朝者景泰辛未得一人成化乙未得一人嘉靖癸丑壬戌得三人隆慶戊辰得一人舉於省者自建學迄今得二十人紀人才即今日之盛尚未足以當嘉郡七序之下陳然斯學建而教化日彰風俗日厚孝義貞節者代不乏書士大夫由

斯學而出者或外二千石內列卿佐雖不甚通顯立朝以廉幹稱居鄉以仁讓著其隱德行誼者往往有古長者之風也以叙人倫即百五十餘年新造之邑視七序反不多讓焉况今

聖化累洽長令多賢士未仕而抱素絲之操女未行而守栢舟之貞巷絃歌而戶詩書人才繼出而彬彬焉將起而與天下爭衡斯學之修有益於斯邑也甚大異日居官師者覩此將以樂育人才為任去而列於名宦也肄學者睹此將以表率人倫

自勵沒而祀於鄉賢也俾萬世永賴

聖天子之德而賢侯修建之功不衰樂不敏雖發
跡隣郡然幼而生於斯長而學於斯沐邑大夫之
澤而私淑鄉先生之風浚浚焉懼玷於斯學也因
記以自勗焉

邑令金公去思碑記

范言

金侯之去桐鄉而入諫垣也邑人思之建亭樹碑
理藩丘子嶽與其子監生思顏生科等請記於范
言曰子之邑大夫何施而得此也曰大夫操堅冰

藥志存水薤常祿外一介不取諸人召入無能
道里費邑人出境贖百金輒辭不受言曰介哉嚴
於飭躬矣猶未及於政也曰大夫勤慎縝密事無
巨細必躬必親胥吏不敢窺伺而參伍賦役均獄
訟平允上悅而下服之言曰達哉裕於出治矣猶
未及於人也曰大夫容民畜衆尤推重士類朔望
進諸生而課其藝譽髦輩出科第不乏人瀕行帑
羨悉歸諸學以資師生之貧言曰作人哉文教揆
矣而未及武衛也曰大夫下車遽罹倭寇之擾慮

不可制請城之營城時構臺邑庭登之以察動情
不三月而就緒寇至相持餘四旬外絕援兵內鮮
禦卒竟以忠信激人心寇百計攻城亦百計拒之
薪米鹽蔬矢石砲絞靡不夙儲而贍用寇知有備
竟撤圍去人名其城曰金城云言曰壯哉優於禦
敵矣惜試之一邑而未廣也比邑皆若而人又何
必糜內帑而動天兵哉昔原憲為宰授粟九百曰
憲治邑無狀夫子不以為罪而重得粟於公家非
憲固窳持廉意也敢辭子產相鄭治田疇浚溝洫

辨章服鑄刑書修辭命人不敢欺卒以顯鄭子游
為武城導邑人以禮樂入境絃歌載道夫子聞而
樂其大道之行也尹鐸治晉陽有惠政智伯之難
不浸者三板民無叛志率成趙氏保障夫四者君
子之善從政也有一於茲猶足以名當時傳後世
大夫兼之何民之弗思也他事吾不暇論禦戎却
敵俾豕突狼狠不敢越境而流毒吾隣邑竊有賴
焉况其邑之人乎金侯名燕皖之潛山人癸丑進
士今為南京禮科給事中銘曰石為碑石可刊口

嘉興府志 卷之二十三
為碑口可轉屹哉金城孰與設險效死弗去竟免於難噫此民之銘心鏤骨以為碑而永矢不可諼也

邑令金公生祠碑記

茅坤

桐鄉者故野處邑也頃者島夷數萬劫掠吳越內地而其令金公始塹土為城城完築不數月而明年丙辰夏四月島夷分五道入其所稱最雄者曰徐海擁數萬人由乍浦焚舟而岸劫硤石道由皂林以窺湖中河朔將宗禮躡其後賊反兵三戰而

覆之於是提督阮公不得已收帳下散卒入桐鄉城賊復合兵圍桐鄉城當是時海觀桐鄉等几上肉耳吳越人亦危桐鄉欲旦暮下者予扁舟過督府督府引劔畫地曰賊剽甚其鋒不可當君獨不聞周亞夫之所以諉梁以困吳楚者乎桐鄉城小而堅其令材多捍一切楯櫓兵杖火藥薪燭糗糧之屬於該州縣策具聞其嘗度城隙地遍募邑中富姓者入填其中提督公為從中籍而收之可得卒千人列壘而持數十日永保戍兵至固可遲而

嘉興府志 卷之三十三
破之不然吾以兵嘗之少不利譬之抱石以自沉
耳東南固魚爛矣已而賊盛為雲樓撞竿以攻桐
鄉城日急于日恐一日以申督府督府持不顧及
匝月桐鄉圍果解圍中人出稱桐鄉令守城城獲
以完大畧如督府所策而督府卒藉之遲永保之
兵以破賊嗟乎吳楚之所以困而毋西與漢爭利
者梁為之捍也海之所以逡巡狼狽而不得躡湖
脅杭以瞰三吳者桐鄉為之捍也然而梁竟以首
功論賞而桐鄉令人卒無有言之者及其去也邑

人憐之相與歔歔涕洟爭像而為祠以祀之請予
紀其事予按祭法曰能捍大患則祀之若公者謂
其有功於社稷可也獨桐鄉乎哉予竒督府之所
以知公公之所以守桐鄉又竒憐公之所以卒不
得如梁故事而疏錄之 天子也因以其刻之於
石之左而係之以詩凡五百字公名熹字尚賓瀋
山縣人登癸丑進士

邑令蔡公去思碑記

李樂

漳浦調吾蔡公諱時鼎字和甫以萬曆甲戌進士

出令我桐三年環操茂政名滿全浙當途薦剡交
章公車距考最僅旬日而尊公環翁以疾卒於衙
舍調吾公徒跣扶櫬出邑門哀毀欲絕邑人傷公
以憂去而尤自傷其失公也老弱婦女莫不悲號
追送之哭聲殆震數里嗟乎即是可以觀公矣公
既去民思不置將勒石識不朽焉僉謂不佞李子
宜次其事李子曰去思之繫於官常也其義重矣
為民父母者不得其職而以去思于其民其失也
誣已為子民者不果被其父母之澤而徒以去思

托之言也其罪也誣人蓋自淳樸既漓諛佞風熾
即不佞耳目所逮其不蹈二者之為幾何人哉故
名可以傾大吏之耳而不能服匹夫匹婦之心力
可以制大豪之吭而不能箝里居巷聚之口在在
而哂之亦在在而躬冒之無足恠已調吾公茂年
宰邑專精殫思三載之中嗽泉啣蘂食無兼味寒
無重裘出無華御夙興夜寐形神不勞好書習吏
思言利以媚上者弗敢仰視其所承上而臨下無
眾寡大小無這次暇豫悉以敬慎將之而邑無不

嘉興府志 卷之三十三
理之事亦無失所之民矣而公之心退然常若弗
勝其任者故當途許公者有曰責公以簿書揮霍
公才無以甚異於人也責公以奉法循理則淡而
有味質而不俚廉而不矯察而不苛剛不如柔不
吐公豈人之所易及者哉嗟乎斯言可以槩公之
治行未足以盡公也先是公初至桐鄉郡伯某者
良二千石也於公相得未深動見抵牾當其時使
公主角少露不免為白璧之瑕矣乃能開誠委曲
終以相歡相濟而彼此無纖芥之隙非識量宏遠

詎至此乎公去桐邑人亟欲識思不佞曰未也公
歷元城拜侍御巡淮揚先後凡八年所矣邑人思
愈切趣不佞序之不佞曰未也公聞其事走書不
佞力言其治邑無補不足以當去思狀蓋公虛懷
撫字不自知其澤在吾邑豈若近世心誠好名而
姑為退讓以欺人者哉公之過人誠遠矣又二年
公以直諫忤旨謫邊關下吏邑人思愈切詰不佞
曰子老矣秉筆今其時矣故不佞感其言而序之
嗟乎吏於人上者而皆候其人焉則斯人斯石稱

嘉興府志 卷之三十三
而不朽其失必不為誣已不佞之言於公何足為
重亦何足以揚公之盛美而據實陳詞或可追於
誣人之罪焉此則不佞之深幸者也

重修儒學碑記

馮攸

今上即位之二十有一年海虞陸侯來令桐鄉
暮而治行則之學堂廟傾圮費舍綦蕪輒喟焉咨
曰士者民之表也學者治之原也學敝而弗修其
何以作士乃捐俸倡施鳩工飭材自廟堂亭閣至
署舍祠廡若階陛門墻次第規葺之居無何諸廢

畢舉無弗煥焉新者於是陞任博士蔣君本盛今
任博士韓君士元偕同宋金君殿鄭君拭率諸子
弟顧生杰等稱幣踵廬乞余言以記余卻幣而謝
之曰余何言夫侯業已為而諸學士修之矣而諸
學士盍亦知所自修已乎且侯之所修者學之所
也而諸士之所自修者乃其所以學者也游於學
之所而曾弗修其所以學不有負於侯之修學意
耶國家稽古定制薄海郡邑建學立師歲掄四民
之秀者數十人入為弟子貢而拔其夙之尤者一

嘉興府志 卷之三十二
以貢諸廷歷三歲則大比諸郡邑士而各舉其尤
之最者登進之天府而 皇上躬試之以布列乎
朝野凡發之為文章顯之為節烈胥於學焉是基
則學也者廼所以學為節烈文章而特居業於其
所日游息歲修於德行道藝之中是則諸學士之
所自修而寔侯之所為修學意也侯名枝其修學
也經始於癸巳三月十日落成於甲午二月三日

重建便民倉碑記

馮攷

維天府之左藏寔赤縣之膏脂我桐溪之輸輓亦
太倉之梯米遠稽徃牒曾徵發於皂林通成縣市
廼改建於北門運無年而不繼粟靡歲而不登第
草剗久矣廩室淺矣官不樹威而民且肩摩轂擊
多擾攘矣數宜新之而未暇也幸遇我謝侯下車
覽建置之狹陋思與更始念出納之狼藉亟為鼎
新乃集鄉之耆老而詔之若曰粒我蒸民曷以役
倡民固勞止汔可小康於是乎捐奉募義佚道使
民經營而恢張之弗謂余實心勞也若曰乃積乃
倉為國旁皇毋從庫隘以謹無良於是乎崇宮廣

門密且不費斬藿而光大之弗謂余實形役也又
若曰惟厥之貯府實是輸非薦陳而暴露則恐燥
濕之不時以朽蠹賈罪也於是乎高臺殿址出入
有司民操粟若入市而來往罔虞弗謂余實處至
公而門不容車以避私也蓋侯之政在平時惠威
並曾如養苗然為之禮耕義種溫慈以效天之生
我粟也為之去莠刈穫嚴斷以效天之斂我粟也
民固已六氣調五性順化於不絀不柔之中一粟
之纍纍然實矣茲復為便國便民計而特開積貯

之規模廣哉熙熙乎崇而有度煩而不辭處而弗
遷運而莫匱既庶且富之餘繩繩殷殷以粟之緒
給官之正供而無寧蓄患蓋煥然為一邑之大觀
儼然豎朝廷之外帑而頌謝侯功未艾也屬不佞
紀其事侯諱諫字聖俞號盟吾徽州歙縣人

張節婦詩冊序

王世貞

故茂才馮公之以張太夫人訣也寔手之曰而殉
我身乎乃殉我心微而孰與代吾之為子若父也
蓋馮公訣而太夫人隕越不欲全也既而曰有成

嘉興府志 卷之二十二
言矣為死者死則可為生者生則可吾不忍於馮氏之生者也於是馮公之父母老矣有一子今大夫牧僅三齡而其一子敏在腹大夫人出而哭於堂曰從公乎微未亡人孰與代而子也入而哭於室曰從公乎微未亡人孰與代而父也甫輟哭益日夜拮据治生而盡斥其生之餘以奉公父母即斥奉父母之餘以資大夫及所謂遺腹者咸就外傳業文事彬彬有成矣馮公之父歿其母朱獨存老而甘太夫人之養忘乎孤且獨也大夫之兄弟

幼而共義方之訓忘乎孤也蓋馮公訣而太夫人之首不識寸珥體不識纓帛三十年如一日也今上隆慶之二年大夫成進士矣而會有 詔旌天下之婦而節烈者大夫上書闕下言狀有司覆覈無異上曰俞旌其門節婦如故事大夫繇進士得吾蘓之太倉比二千石太夫人不以子貴而用節婦稱來就養業已六袞大夫謀所以觴太夫人者進之太夫人却不御曰家不幸而使我有此名即吾觴如若父何固進之乃請以觴公母曰所不即

嘉興府志 卷之二十二
下從公者以姑在姑幸健善七箸是姑授我年也
始一酌即以酌大夫曰所不即下從公者以若兄
弟在若幸而有成立輝赫其家而聲大之是若授
我年也雖然若何以報我則又曰毋以我為也
天子過來若言而以旌我我何以報若也精白一
心而事之毋使若愧於為我子州子民若赤子也
為我所以撫若者而撫之毋使我憾於為若毋於
我足矣大夫再拜曰請受教於是州之薦紳士沐
大夫澤而高太夫人者合詩以頌屬世貞序其事

華亭附

唐 望海

周繇

茫茫空泛月 四顧絕人烟
半浸中華岸 傍通異域
舡島間 應有國波外
恐無天 欲作乘槎客
翻然去
隔年

宋 題陸機宅

梅聖俞

晴雲淚鶴幾千隻 隔水野梅三四株
欲問陸機當日宅 而今何地不荒蕪

陸機宅

沈遼

朝日欲出已復西人間興廢那可知崑山陵谷久已變水旁惟有將軍碑

海天遼遼禾黍秋人籟已息烟露收數聲鶴淚草堂靜何苦更向咸陽遊

元 華亭雜詠

凌岳

九峯西峙北崑崙晉代將軍墓尚存今日捫蘿登絕頂桑丘麥壟自村村

崑山

七峯酋峯擁層巒偃蓋孤松石上蟠行雨白龍何處去暮雲深鎖洞門寒

橫山

六峰橋木鎖雲根青接平原數里村此處無人來

聽鶴海靈山鬼哭黃昏

機山

八峰葱蒨石林幽給事題詩記勝遊昨夜僧歸鐘

鼓靜一聲鶴淚海天秋

干山

四峯孤聳鬱蒼蒼新構僧廬傍野塘林下雨晴春

晝暖松花薰得白雲香

細林山

三峰高遠翠光濃右列仙宮左梵宮月落軒空人

不見野花山鳥自春風

余山

五峰遙過水村西薛老曾來隱翠微牧子唱歌樵

子笛貪看明月夜忘歸 薛山

一峰雲氣接蓬萊白石磷磷護碧苔幾向鳳凰池

上望不知何日鳳凰來 鳳凰山

二峰藏寶樹精神金碧樓臺處處春溪上落花流

水遠老翁疑是避秦人 陸寶山

華亭雜詠

錢惟善

年年載酒酌榆枌征北將軍尚有墳賴得陸家雙

白壁自從入洛世無聞 崑山

兄弟詞華不世逢青山相對若為容洞門深鎖烟

嵐濕猶指空壇祭白龍 橫山

烟徑雲林樹色昏千尋喬木見名門橫峰亦有尚

書墓只酌平原內史魂 機山

千氏千年居此山題詩給事最幽閑春濃海嶽開

晴色遊子燒香盡舫還 干山

神山自昔聳孤岑天寶六年更細林烟水微茫松

寺小六牕月色照禪心 細林山

麟洲鹿苑帶烟霞上有先春日鑄茶愛月不逢聰

道者青山無語強名余 余山

樵牧數家烟水新月明偏照水西鄰客來欲問山
何姓漫憶青田寫鶴人 薛山

岩頭石是挂槎星烟市人家集地靈半夜月明仙
仗過天風吹落鳳凰翎 鳳凰山

誰家獲寶此中藏二陸文章耿夜光白石磷磷卧
高處一溪春霧落紅香 陸寶山

水深歎

王綸

至正十年夏四月戊戌吉皇帝詔四方夙夜靡暇
逸興利與除害守令宜休休江南水深蕩租稅無

所出官府議除豁生民務存恤松江素汙下川陌
流泪泪惜哉郡太守民情固沉匿茫茫修竹鄉卑
濕難具述只如來字圍積滂恒數尺歸附八十年
未始睹頽粟胡為吝一言歲閉六百石省憲雖至
明蔽隱不容詰嗚呼皇天后土皆白石何獨使我
寘此幽暗室有食不令充我饑有藥那得療吾疾
阜胥自此從隳突妻子何時免啾唧繫太守兮民
之父母盍自省兮爾俸爾秩縱然民命不爾憂奚
謂王言棄如嫉九重閭闔雖深密民瘼民冤極織

悉爾居郡縣親目擊恐聽咨嗟起蓬華巨泖崩隄
匪為一兩不崇朝先汎溢荒蒲衰葦風瑟瑟爾亦
何難究其實培民聚歛非仁術財聚民離果誰失
欺君不容誅戕民有常律我命一何苦爾見一何
執君恩寬厚難復得再拜仰天長太息

江南婦

王冕

江南婦何辛苦敝衣零落裙斷腰赤脚蓬頭面如
土日間力田隨夫即夜間緝麻不上牀緝麻成布
抵官稅力田得米歸官倉官輸未了憂鬱腹門爛

又聞私債促大家揭帖出陳帳生穀十年還未足
大兒五歲方離手小女三週未能走社長呼名散
戶由下季官糧添兩口舅姑老病毛骨枯恐凍忍
饑躄破廬殘年無物做慈孝對面冷淚如流珠燕
趙女兒顏似玉能撥琵琶調新曲珠翠滿頭金滿
臂日日春風嫌酒肉五侯七貴爭取憐一笑可博
十萬錢歸來重藉錦綉眠不信江南婦人單被穿

宋

寒穴泉銘并序

毛滂

歐陽文忠公為大明水記云山水上江水次之并

為下山水乳石池漫流者上然余客東都時日從定力院取井水煎茶此井不知有山泉而味乃與惠山等至衡其輕重則定力之水輕是此井寧皆出山水下哉至載劉伯芻謂水之宜茶者有七等又載李季卿論水次第有二十種惠山泉蓋居第二文忠公以為不然雖余亦不以為然也蓋水之在天下者人安能盡知之顧可使不知之水又盡居七等二十等之下平水之良不過甘也一甘而第為二甘差為七等又遂以為天下無水而高之

是當歎我秀州華亭縣有寒穴泉邑人知之者鮮縣令姚君汲以遺余余始知之間此邦人則多不知也取嘗甚甘取惠山泉並嘗至三四反覆嘗略不覺有異是就余所知則惠山寒穴相望裁二百餘里間蓋有兩第二泉矣嗟乎論水者談何容易景祐中相國舒王有和華亭縣會唐詢弄猷寒穴泉詩云神震冽冰霜高穴與雲平空山渟千秋不出嗚咽聲山風吹更寒山月相與清北客不到此如何洗煩醒此泉雖所寄荒寒宜因相國詩聞於

時然亦復未聞也余恨前人之論水者既不及知
之余欲以告今之善論水者為作銘云泉之顯晦
豈亦有數生此寒穴與世不遇美不見錄為汲者
惜泉獨知冽不計不食

檢田吏詩

袁介

有一老翁如病起破衲襤褸瘦如鬼曉來扶向官
道傍哀告行人乞錢米時予捧檄離江城解后一
見憐其貧倒囊贈與五升米試問何故為貧民老
翁答言聽我語我是東鄉李十五家貧無本為經

商只種管田三十畝延祐七年三月初賣衣買得
犁與鉏朝耕暮耘受辛苦要還私債并官租誰知
六月至七月雨既絕無潮又竭欲求一點半點雨
不啻農人眼中血滔滔黃浦如溝渠田家爭水如
爭珠數車相接接不到稻田一旦成沙塗官司八
月受災狀我恐徵糧喫官棒相隨隣里去告災十
石秋糧望全放當年隔岸分吉凶高田盡荒低田
豐縣官不見高田旱將謂亦與低田同文字下鄉
如火速勒我將田都首伏只因嗔我不肯首盡把

我田批作熟太平九月開早倉主首貧乏無可償
男名阿孫女阿惜逼我嫁賣陪官糧阿孫賣與運
糧戶即日不知在何處可憐阿惜猶未笄嫁向湖
州山裏去我今年紀七十奇饑無口食寒無衣東
求西乞度殘喘無由早向黃泉歸旋言旋拭腮邊
淚予亦羞慙汗沾背老翁老翁勿復言我是今年
檢田吏

古窩記

楊維禎

至正丙申松郡燬於兵凡富貴肥楹厚棟存者什
不能一吾西鄰客國寶氏之居乃與古招提巋然
而獨存其題梁歲月蓋創於宋咸淳初迨今百有
餘年其材皆文櫛赤杪然不斷椽不刻櫨節稅無
金圖碧綴綺綰繡錯之華材雖良而制則示後人
以儉者也一日治酒食延予於其居請曰某居幸
竊先生東壁一弦一誦聲相聞先生客真至至無
坐立所則折而入吾居寔先生之行窩耳其可無
名予以其構為邑屋之古遂以古窩名雖然窩之
古代不

古窩之人之古也為難客清曠

質直平

之愚直人也

文東年未丁延頤師與之處持時謁吾門問古籍
談古道學為古文章則客之尚古而拔流於市井
之人者非徒一棟宇之古者也吁今之崇門奧室
金湯其垣池鐵石其窖藏文繡衣被地居千金子
不下堂而近不閱一世二世矧能什百而世之也
今客居繇宋迨今凡歷世者五而不夷於劫火不
散於勢家夫豈偶然者文正范公曰祖宗積德百
餘年而始發於吾天其或者陳氏後亦有興者乎

吾不辭書之以示其子文東及其宗族姻友皆知
慕向客之古心古行世為家則邑之稱古者曰秦
皇古馳道曰吳王古獵塲曰二陸古書宅皆不足
以專美於郡書矣客再拜曰某曷當某曷當明日
持古錦卷來請書為古窩記客姓陳氏名珍



